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九
十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前漢紀卷九

漢　荀悅　撰

孝景皇帝紀

皇帝丁未即位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其本值尾箕末至牽牛及天漢十六日不見

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孝文皇帝德厚侔於天地利澤施四海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奏昭德四時之舞丞相嘉等奏尊孝文廟為太宗奏

昭德四時舞令郡國皆立太宗廟四時舞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夏四月御史大夫陶青翟使匈奴結和親五月令民田收半租太中大夫任成周仁為郎中令為人陰重不泄衣敝不飾甚見親信上自幸其家者再賞賜甚厚仁常固讓諸侯羣臣贈遺無所受

二年冬十一月有星孛於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賦春三月立皇子德為河間王閼為臨江王餘為淮陽王非為汝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

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申屠嘉薨時内史晁錯貴幸穿太上皇廟壖垣為舍門嘉奏請誅錯自歸上上曰此非真廟垣又我使為之錯無罪嘉曰悔不先誅錯為所賣遂歐血而死嘉為人廉直初鄧通侍文帝有慢嘉曰朝廷之禮不可不肅文帝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檄召通通恐入言文帝帝曰若往吾今召若通至嘉責之曰朝廷者乃高皇帝之朝廷通小臣乃敢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赦文帝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

曰此吾弄臣也君釋之逋乃得免秋八月丁巳御史大夫陶青翟為丞相左内史晁錯為御史大夫封蕭何曾孫嘉為列侯先是嘉兄則有罪失侯梁王來朝上與讌飲太后前上從容言萬歲之後傳於王詹事竇嬰者太后從兄子進曰天下者高帝之天下父子相傳漢之法矣陛下何得傳梁王太后怒絶嬰屬籍遂免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月膠東下密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本志曰老人吳王象也年七十七國象也人不當生角猶諸

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七國将反之應也十有一月白項烏與黑項烏共闘楚國苦縣白項烏不勝墮泗水中死者過半十有二月吳城門自傾大船自覆本志以為金沴木也吳地以船為家天戒若曰國家将傾覆矣春三月淮陽王正殿災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東王熊渠皆謀反初上為太子時吳王太子入朝與上博爭道無禮於上上以博局擲之而死送喪至吳吳王怒曰天下一家何必來葬復遣

還長安後稱疾不朝陰懷逆謀時齊人鄒陽淮陰人枚乘皆遊吳乘諫曰夫以一縷之絲系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深雖至愚之人猶知其絶矣以君所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若變所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終萬乘之權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陽亦數諫吳王不聽乘陽皆去遊梁晁錯説上曰吳王驕恣陰有逆謀今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削之其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其反遲而禍大於是
楚趙有罪先削吳王恐禍及身已為使者自見膠西王
合謀發使約諸侯七國同謀南使南越北連匈奴吳王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小兒年十四亦為
士卒先諸君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小兒等皆發移書郡
國曰漢賊臣晁錯侵奪諸侯地陛下多疾志逸不能省
察欲舉兵誅之敝國雖小精兵可得五十萬人南越分
其卒半以隨寡人寡人又得三十萬趙王固與胡王有

約寡人節衣食積金錢修甲兵聚粮食夜以繼日至今三十餘年寡人金錢布天下諸侯王日用之不能盡今人有能得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邑萬户以城邑降者封萬户若卒萬人降者如大將軍科他皆以差受爵吳楚反書上聞晁錯議欲令上自將兵身留居守計未定錯素與袁盎有郄錯言盎前為吳相宜知王謀而蔽匿不言使至於是欲請治盎計未定盎密聞之乃夜因告竇嬰求見上言吳所以反故錯方與上調兵食上問盎

盎對曰吳王無能為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煑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何以言吳無能為也盎對曰吳王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吳王若得豪傑亦將轉而為義則不反矣吳之所誘者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反錯曰盎策之善上問計將安出盎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意甚恨盎對曰吳楚言晁錯擅削諸侯地故先共誅錯復其故地而罷兵今計獨有斬

錯發使使吳楚七國赦其罪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上默然良久遂從其計斬錯東市拜盎為太常使使至吳吳王曰吾欲為東帝矣即刼盎使為將盎不聽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欲殺之初盎為吳相時從吏私盜姦盎侍婢吏懼走盎馳自追之遂以侍婢及侍兒賜之及見拘從吏適在守盎位為司馬乃夜與盎俱亡而還枚乘獻書諫吳王曰昔秦西距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當六國之鋒六國乘信

陵之籍明蘇秦之要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卒滅六國而并天下何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筰此其地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所明知也今夫佞諛之臣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吴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吴兵以資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劒鋒刃始接則無事矣天下聞吴卒失職諸侯責先帝之遺詔令漢親誅其三公以謝

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矣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可十得其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羽林黄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虜東海之地絶吳餉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逼滎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今大王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内張韓之將北地弓高宿衛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休息臣

竊哀之吳王不聽二月辛巳朔日有蝕之邯鄲有狗與豕交本志以為趙王勃亂失類外交匈奴似犬豕之行也絳侯周勃子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軍擊吳楚竇嬰為大將軍賜金五十斤嬰陳金廡下軍吏過輙令取為用金無入家者嬰屯兵滎陽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太尉至霸上趙涉以布衣遮道說太尉曰吳楚聞將軍出兵必置伏兵姦人於崤澠阨塞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闕去趣藍田出武關指洛陽

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𢬍鳴鼓諸侯聞之以將軍從天降而下也亞夫從之巳而使之搜崤澠間果得吳伏兵乃請涉爲護軍亞夫既至洛陽見劇孟喜曰七國舉事而不用孟吾知其無能爲也孟者洛陽人爲任俠行似魯朱家亞夫問故父客鄧都尉計策安出對曰吳楚兵鋭甚難與爭鋒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鋭攻之將軍深溝高壘勿與戰使輕兵絶淮泗之口斷吳餉道使吳梁相弊而粮食竭以全制其虛吳

必破矣從之吳攻梁梁王急請救亞夫亞夫不往梁王上書請救上詔亞夫救梁王亞夫不奉詔堅壁昌邑而使其淮泗口兵絕吳餉道楚乏粮挑戰亞夫終不出夜軍中驚而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有頃乃自定矣吳夜攻營壁東南亞夫使為備西北吳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饑乏乃引兵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是時弓高侯韓頹當為將軍擊吳楚功冠諸侯吳王棄軍與壯軍數千人亡走江南保丹徒遂

缺

三月吳楚平越人斬吳王頭以降吳之圍梁也梁將張羽韓安國拒之羽能力戰安國能持重故吳兵不能進楚王戊軍大敗自殺戊初與吳通謀太中大夫申公白公諫不聽胥靡之衣赭衣杵臼舂於市初魯有穆生及申公白公皆與元王俱學詩於浮邱伯浮邱伯者荀卿門人也元王常禮此三人穆生不飲酒嘗為設醴及王戊一朝失不設醴穆生將去申公白公止之曰不為先王乎穆生曰先王之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也今

而忽之是亡道亡道之君胡可與久處易稱知幾其神
乎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而去申公白公獨留
故及於難膠東膠西濟南淄川趙王皆伏誅徙廣川王
為趙王初七國反連齊齊王城守留濟南膠東淄川三
國兵共圍齊齊王使路中大夫使於天子天子令還報
齊堅守路中大夫還三國將劫而與之盟令反其言曰
吳已破漢矣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言漢發兵百
萬使太尉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必堅守三國之兵殺

之齊被圍急陰與三國約未定會路中大夫至復堅守
漢將聞齊初有謀欲擊齊齊王將閭懼自殺上以齊廹
脅非其罪乃立其太子壽為齊王濟北王志亦初與諸
侯通謀後乃堅守聞齊王自殺而得立嗣志亦欲自殺
齊人公孫玃止之因為説梁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
齊南當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權不足以自
守勢不足以扞冦雖墜猶失也言於吳非其正計也昔
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全其君春秋賢之為其以

生易死以存易亡鄉使濟北先見情實則吳必先屠濟北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山東之從結而無郄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驅徒衆而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厲節堅守不下使吳失據而無助跬行而獨進瓦解土崩敗而無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是猶羔犢而扞虎狼也守職志不撓可謂誠一矣功議如此尚見疑於上顧大王詳思惟之梁孝王悅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淄川徙衡山王為濟北王吳

之反也衡山王勃堅守無二心故謚曰貞王徙廬江王

賜爲衡山王初吳楚使至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

必應之臣願爲將王屬之兵相因守城而距吳楚會漢

救兵至故淮南王得以完全初晁錯改制削諸侯地錯

父從潁川來諫止之錯曰不然社稷不安父曰劉氏安

矣晁氏危矣遂歸去之曰吾不忍見禍及其身乃服藥

而死後十餘日吳楚反晁氏族矣初謁者僕射鄧公校

尉擊吳楚還上書言軍事上問吳楚反聞晁錯死兵罷

否對曰吳楚爲謀數十年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晁錯患諸侯強大故請削之以安京師萬世之利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復讎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夏六月立元王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初諸侯得自除吏御史大夫已下官屬擬於天子國家唯置丞相黃金印自吳楚反之後奪諸侯權爲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其後惟得衣食租稅而已貧或乘牛

車時欒布有功封鄃侯為燕相有治迹民為之立生祠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徙淮陽王餘為魯王徙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國也非年十五有才氣吳之反也非上書請擊吳上賜非將軍印吳破以軍功封賜天子旌旗

荀悅曰江都王賜天子旌旗過矣夫唯盛德元功有天子之勳乃受異物則周公其人也凡功者有賞而已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人君之所司

也夫名設於外實應於內事制於始志成於終故王者慎之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夏四月乙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七月臨江王閼薨謚哀無子國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夏募民徙陽邑錢户二千萬遣公主妻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有二月雷雨霖秋九月皇后薄氏廢皇后薄

太后兄女上為太子時太后取以配上無寵無子故廢梁王來朝上使乘輿馳駟馬逆梁王於闕下入則侍帝出則同輿梁王侍郎謁者著金貂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宫無異居其國驕僭營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得賜天子旌旗千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珠玉寶器多於京師招延遊士四方並至梁王親而有功太后少子愛之太后心欲以為漢嗣大臣袁盎等十餘人議於前不聽梁王怨之陰使人刺殺盎其餘人

未得上疑梁王所為先是齊人公孫詭羊勝多奇邪計初見梁王梁王賜千金官至中尉號將軍常為王內謀上使使案梁捕勝詭勝詭等自殺上召故雲中太守田叔使案梁王具得其事還報曰陛下無以梁為事也今梁王不就誅是漢法不行也若其伏法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上善之以為魯相枚乘鄒陽數諫梁王不聽及梁王事急梁王賞陽千金令求方畧士齊人王先生多奇鄒陽往見之王先生曰必見王長君

長君者王夫人兄也陽發悟於心遂見長君曰竊聞長君女弟幸於後宫而長君行迹多不順道理今梁事既窮竟梁王恐誅此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側目切齒於貴臣恐長君危於累卵長君誠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厚德長君而長君之女弟幸於兩宫金城之固也昔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有庳仁人之於兄弟也不含怒不宿怨厚親愛而已魯公子慶父使僕人殺子般季友不探其情而誅焉春秋以為失親親之

道以此說天子僥倖梁事得不治長君曰敬諾入言之
及梁內史韓安國亦因長公主解說梁王卒得不治初
陽為勝詭所譏王因囚之將殺之乃從獄中上疏曰臣
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蓋有以然今定虛矣昔者荊軻
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衞先生為秦畫長平
之策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於天地而信不喻
於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畢義左右不明卒從吏訊
為世所疑是使荊軻衞先生復出而燕秦不悟矣昔玉

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然後改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夫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以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者何則衆口爍金積毀銷骨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之人莫不按劍而怒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之器者以左右先為

之容也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愚入朝見嫉昔
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折脅於魏卒為應侯
此二人者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特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讒諛之人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
入海皆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百里奚乞食於
路秦穆公授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齊桓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者豈素官於朝假譽於左右哉感於心合於行
堅如膠漆衆口所不能離豈惑於浮辭哉是以聖主不

牽於卑辭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獨化於陶鈞之上而觀乎昭曠之道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汙義砥礪名號者不以利傷行令欲使天下寥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勢位之貴廻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窟穴巖石之中耳安肯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王梁王立出之以為上客枚乘以數諫吳王上拜乘弘農都尉乘久為諸侯上客不樂為郡吏後患免遊於梁田叔既至魯魯民以王取財邀相

自言者百餘人叔取渠率少笞怒之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王王慙乃取中府錢令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令令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王好遊獵叔常從王輒休相就館叔坐苑外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復出遊

七年冬十有一月庚寅日有蝕之春正月皇太子榮廢為臨江王榮者帝長子栗姬之子上常囑諸子於栗姬曰百歲後善視之栗姬素怨言不遜上乃廢姬及太

子栗姬以憂死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初皇后嫁為金王孫妻其母臧兒卜相之當貴乃奪金氏而內太子宮王后方娠身夢日入懷遂生男丁巳立膠東王徹為太子實王皇后子也中尉衛綰為太子太傅綰太陵人也為人謹慎敦厚上為太子時常召文帝左右近臣飲酒綰獨稱疾不行及上即位將幸上林詔綰參乘上謂綰曰今君知所以參乘乎乃我為太子時召君不來故文皇帝有遺言曰綰長者善遇之六月

乙巳丞相陶青罷免太尉周亞夫為丞相是歲太僕周

舍為御史大夫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周昌孫苟為

列侯

二年春令諸侯王薨及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

誄策列侯薨及諸侯王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

王薨遣光禄大夫弔襚祠賵視喪事因立嗣列侯薨遣

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立嗣其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

土治冢無過三百人事畢春二月臨江王榮坐侵宗廟壖垣為宫上徵榮臨江宫屬祖榮於北門外升車軸折父老泣曰我王不還矣至邸王詣中尉郅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有鷰數千萬頭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無子國除郅都河東人也為人剛勇而有氣公廉常稱曰背親事君固當奉節死職終不顧妻子矣嘗從上入上林賈姬在廁野豕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陛下縱自輕柰髙

廟太后何上還豕亦不傷賈姬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之貴戚宗室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時濟南瞯氏三百餘家豪猾放縱二千石莫能折也及都為濟南守誅瞯氏首惡郡中震慄道不拾遺旁十餘郡畏都如大府後為鴈門太守匈奴不敢近鴈門胡王為偶人像都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中以法帝欲釋之太后以臨江王之死也怨之遂斬都是時甯成周陽由此皆嚴尅為治成為濟南都尉郅都為守始都尉

皆步入府門因吏謁見如縣令及成至直淩都出其上然都素聞其聲亦與結歡後成為中尉其治放郅都其廉弗及也自此之後吏治多放成由者已是時季布弟季心亦任俠立然諾作氣蓋關中方數千里士爭為之死心為中尉司馬郅都為中尉不敢加也夏四月有星孛於西方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為太守尉為都尉九月封楚趙傅相死事者四人子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有一月罷諸侯王御史大夫官夏四月旱秋九月蝗有星孛於西方戊戌晦日有蝕之既丞相周亞夫免御史大夫周舍為丞相立皇子乘為清河王太子太傅衛綰為御史大夫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夏蝗秋赦天下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刑者許之十月戊午日有蝕之

五年夏四月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八月己酉未央東闕災九月詔曰獄者人之大

命死者不可復生諸獄疑雖文致於法人心不厭者輙讞之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十有二月定鑄錢偽黄金法棄市令春三月雨雪夏四月梁王武薨謚曰孝王時梁王北獵梁有獻牛足出背上本志以為牛禍思心務亂之咎也乃分梁為五國盡封梁孝王男五人女五人皆食湯沐邑五月丙戌立梁孝王子明為濟川王彭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識為濟陰王不疑

為衡山王詔令吏二千石車朱兩輪千石至六百石車朱左輪詔有司減笞法自除肉刑之後笞五百三百率多死者故定律笞五百曰三百三百曰一百猶尚不全又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宜定捶令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大半寸皆平其節當觜笞者不得更人笞畢一人笞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威酒泉邑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三千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者重事也其疑獄有令讞之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庶長夏大酺五日五月地震秋七月丙午丞相周舍免乙巳先晦一日日有蝕之八月壬辰御史大夫衛綰為丞相衛尉直不疑為御史大夫不疑南陽人也好黄老術隱名迹初為郎其同舍郎有告歸者誤持其同舍郎金去郎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後告歸者還乃知之或毀不疑淫嫂不疑曰我乃無兄終不

自明矣吴楚反時為将軍封塞侯條侯周亞夫下獄死
時為父買尚方工官甲稍五百枝可以葬者取庸治之
不與顧直庸怒而上變反告之事連亞夫台至廷尉責
問君侯欲反邪亞夫曰臣所買乃葬器何謂反乎吏曰
君侯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耳初捕亞夫亞夫欲自殺
其夫人止之及至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死亞夫為河
內太守許負相之曰君侯三年為侯八年為将九年為
相貴重於人臣無二其後當餓死縱理入口餓死法也

居三歲兄勝有罪免文帝封亞夫續絳侯後盡如負言
上欲廢栗姬太子亞夫固爭之不得上由是疏之而梁
孝王以吳楚之圍怨亞夫不救每朝常與太后言亞夫
之短太后欲封其兄王信上謙讓不許太后曰人生各
以時行耳竇長君在時不得侯及死其子彭祖乃侯吾
甚恨之帝趣侯信也上曰請得與丞相計之亞夫曰高
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天下共擊
之上默然遂不封

荀悅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約者當天下共擊之是教下犯上而興兵亂之階也若後人不修是盟約不行也書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為典未可通也匈奴徐盧等五人降上欲封之亞夫曰彼背其王陛下何以責人臣守節哉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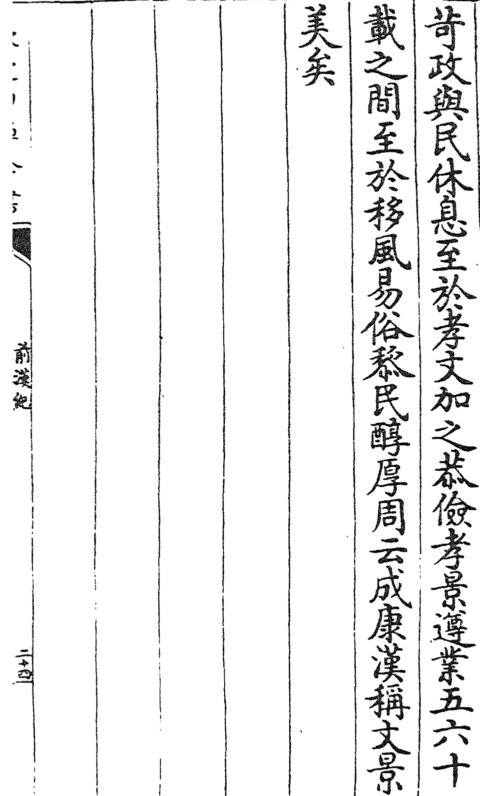
荀悅曰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則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賞有等差可無列土矣上常

居禁中台亞夫賜食獨置大胾無臠又不置箸亞夫心不平顧謂掌席者取箸亞夫前食既出上目送之曰此怏怏非少主之臣也亞夫以數忤上意故得罪也

二年冬十月詔省列侯之國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以歲不登禁食馬粟食馬粟者沒入之封皇后兄王信為盖侯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功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功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能不為非者寡矣

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以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徭賦欲天下務農蠶常有畜積以備災害強無凌弱衆不暴寡耆老以壽終孤幼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為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侮萬民縣丞長吏縱姦法與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自漢初務勸農累世承業至是始天下殷富家給人足京師之錢累百巨億貫朽而不

可校太倉之粟充實露積於外腐敗而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官為姓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仁義興焉三年春正月詔萬民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詔曰高年者人所尊敬鰥寡孤獨者人所哀憐也其令八歲以下八十以上及孕子未乳當鞫繫者無訟繫之甲午帝崩于未央宮遺賜諸侯王列侯馬二駟吏二千石黃金二斤民戶百錢出宮人復終身



讚曰本紀稱周秦之弊密文峻法而姦不勝漢興掃除苛政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稱文景美矣

前漢紀卷九

前漢紀卷十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一

皇帝甲子即位年十六二月癸酉孝景帝葬陽陵三月尊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田勝為列侯臧兒初為槐里王仲妻生太后後改嫁長陵田氏生蚡及勝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刑名縱横之術亂國政罷之春三月赦天下賜

民爵一級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行三銖錢夏四月詔民年九十已上復子若孫令奉供養五月詔修山川之祀六月丞相衞綰免丙寅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爲太尉秋七月詔省衞士卒萬人罷苑馬賜貧民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議立明堂申公年八十餘矣上問以政事對曰爲治者不致於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拜爲太中大夫漢興草創尚簡易未甚用儒者而竇太后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

未有進者至上即位乃崇立太學矣
二年冬十月丞相竇嬰太尉田蚡皆免御史大夫趙綰
郎中令王臧下獄死蚡嬰綰臧皆同心欲興太學建立
明堂以朝諸侯而嬰請無奏事太皇后又罷竇氏子弟
無行者絶屬籍故謗毀日至竇太后怒皆抵之罪明堂
遂不立春二月丙戌朔日有蝕之三月乙未太常許昌
為丞相夏四月戊申有星如日夜出初置茂陵邑徙郡
國豪傑於茂陵河内郭解在徙中衛將軍為言解家貧

不應從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知之此不貧也及解徙諸公贈送出千餘萬解任俠睚眦上崖下柴𩨨死於塵中者甚衆藏匿亡命攻剽作姦不可勝數然折節恭約厚施而薄望解嘗出有人箕踞視之者解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不聽乃陰使吏脫其徭役其人乃肉袒謝罪解姊子與人爭不直人殺之自歸解解曰吾兒不直公殺之故當縱之諸公聞之皆多賢解洛陽人有相仇者賢豪居其間以十數人不能和解客乃令解見仇家仇家

聽命解夜至夜去解乃謂仇家曰解如何從他郡奪人邑中權乎且須士大夫復居其間乃聽之其居家夜過半後門閭住車嘗十餘乘有與解忤者少年輙為報仇不使解知也解兄子為解殺人為其家人上書自訟之又殺之闕下上捕解解亡過臨晋籍少翁少翁素不知解然慕其名送之出關自殺以絕口語其得人率如此豪賢知與不知聞聲爭與交歡後捕得解所犯皆在赦前後有謗毀解者客殺之斷其舌解實不知有司奏

解無罪時公孫弘為丞相以為解布衣以睚眦殺人雖不知甚於知遂族之

荀悅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遊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失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

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
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
毀譽為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
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
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
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
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
實競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

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遊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為盜賊也遊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懌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辯智其失之甚者至於為

詐給徒衆矣遊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為姦宄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遊廢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得設誣

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偽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偽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

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三年春河水決溢於平原大饑人民相食賜茂陵徙者戶錢二十萬田二頃初作便門橋秋七月有星孛於西北濟川王明廢遷房陵坐殺太傅中尉閩越圍東甌告急上以問太尉武安侯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其常事也又數反覆不煩中國自秦時棄之不內屬有詔太中大夫嚴助詰蚡曰但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棄

之且秦時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乎今小國以窮困告
急於天子天子不能救當安所訴又何以子萬國乃遣
助使持節發會稽兵救之未至閩越走九月丙子晦日
有食之起上林苑時上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盩
厔以東宜春以西北至阿城屬之南山隄封頃畝價直
欲除以為苑侍郎東方朔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應
以福驕盈奢靡天應以禍鄷鄠之間號曰土膏其價畝
直一金規以為苑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不可

一也盛荆棘之林崇虎狼之墟壞民塚墓發民廬舍令
幼小懷土而思耆老流涙而悲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
而囿之馳騎逐東西車輦駕南北有深溝大渠險阻之
危不可三也務苑囿之大不卹農時非所以强國富民
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叛楚靈王起章華之臺而
楚人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上乃賜金百斤拜為
太中大夫然猶起上林苑朔字曼倩平原人也好學稱
為滑稽年二十三初為郎中上書自稱待詔公車奉祿

薄朔謂侏儒曰上欲盡殺汝侏儒大恐皆叩頭號泣上名問朔朔對曰侏儒長三尺臣朔長九尺三寸俸禄正等侏儒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宜異其禄不可用罷之無但虛索長安米也上大笑使待詔金馬門稍稍親近之上置守宮於盆下使筮者射之莫能中朔自請布卦射之曰臣欲以為龍復無角臣欲以為蛇復有足跂跂脉脉善緣壁此非守宮當是蜥蜴上曰善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優郭舍人等曰朔

幸中耳乃復覆置樹上寄生於盆中曰朔知之榜臣百不中賜臣帛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朔果不能中朔曰濕肉爲膾乾肉爲脯樹上爲寄生盆下爲寠數乃榜舍人百朔對問轡應權變鋒出文章辭令縱横無窮上頗倡優畜之然而時發忠直之言極諫尤亦以此異焉朔因設客難己用位卑以自慰諭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吴默然無言者三年吴王怪而問之曰可以談矣先生伏而唯唯王曰可以談矣先生曰於

戲可言乎哉談何容易王曰何為其然也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盡忠極慮將以為君之榮除君之禍也然以蒙不辜之戮為天下笑飛廉惡來巧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雕琢刻鏤之好以納於上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而見親近故宗廟崩弛國家邱墟夫卑身賤體悅色微辭愉愉呴呴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儼然而作矜莊之貌深言直諫上以拂人主之邪

下以除百姓之害則忤於時主之心離於衰世之法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也遂隱居深山以詠先聖之風是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瞿然易容為坐而聽之先生曰昔伊尹負鼎於湯太公釣於渭濱而遇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故能誅暴亂揔遠方一統類美風俗而王業興矣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

於是吳王默然俛而深思仰而泣曰嗟乎殆哉余國之不亡也緜緜哉聯聯哉於是立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恭儉節約減後宫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庖廚去奢靡卑宫室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開内藏以賚貧乏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陰陽調和萬物咸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畜積有餘囹圄空虚鳳凰來集麒麟在郊遠方異俗慕義向風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然而人主莫肯為也悲夫是時上以安車蒲輪迎枚
乘乘年老道死而乘子臯亦以談說能為辭賦得幸比
朔上好自擊熊豕郎中司馬相如從上獵長楊長卿上
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
忌勇則賁育然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
陛下好陵險阻射猛獸卒然遇逸羣之獸駭於不存之
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馬不及旋踵人不暇施
巧雖有烏獲逄蒙之技而不及用枯木朽株盡為患難

矣是以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矣豈不殆哉雖曰萬全而無害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涉乎豐草騁乎邱墟前有利獸之樂内無存變之計其為害也不難上善之

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初家貧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富人卓王孫置酒請令并請相如相如善鼓琴王孫寡女字文君好音夜奔相如遂與俱歸成都後家貧夫妻酤酒臨邛卓王孫耻之杜門不出後不得已乃厚分

財物遺文君而相如作子虛賦上得讀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對曰司馬相如所作也上驚乃召相如復奏上林賦拜為郎中子虛上林皆言苑囿之美卒歸之於節儉因托以諷馬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四年夏有氣赤如血六月旱秋七月有星孛於東北江都相陳人鄭當時為内史每朝候上閑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名士常以為賢於己禄賜盡以饋士大夫家無餘財賓客甚盛及中廢賓客衰落先是下邽翟

公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復廷尉客復往翟公大板署其門曰一生一死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冬十月地震是歲武强侯嚴青翟為御史大夫

五年春正月己巳朔日有蝕之行半兩錢罷三銖錢初置五經博士博士本秦官掌通古今員至數十人漢置五經而已太常選人年十八以上好學補弟子郡國有好文學敬鄉里者令與計偕受業太常補弟子一歲輙

課通經一藝補文學掌故高弟為郎中其秀才異等太常以名聞其下才不事學者罷之是時廬江人文翁為蜀郡太守其為人愛學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之風文翁乃選郡縣小吏有才器者輒給資用令詣博士受業還皆以為右職用察舉之又脩起學宮於城中學者復除徭役常選學宮童子所在便坐受書每事常出入行縣益從諸生明經修行傳教出入縣邑見而榮之由是蜀邑大化學者比齊魯焉郡國學校官自文翁始

也夏四月平原君薨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王越薨清河王乘薨

六年春三月乙未遼東高廟災夏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災上素服五日其後太中大夫董仲舒居家推其意以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便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不當立廟在外像諸侯不正者高園在内像大臣不正者天戒若曰去諸侯大臣貴幸不正者云爾時太中大夫主父偃素妬嫉仲舒竊其書奏之仲舒下獄吏當死詔宥之

本志以爲淮南王田蚡之應也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六月癸未丞相許昌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有星孛于
東北方秋七月有星出于東方長終天本志曰是爲蚩
尤之旗以彗星而終後曲見則天子征伐四夷之應也
閩越圍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發兵上遣大司農韓
安國師師出會稽太行王恢出豫章救之淮南王安上
書諫曰越方外之國斷髮文身之人不可以冠帶之國
法度治之自三代之盛明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能

服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外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之勢異也越人名為藩臣實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耳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勞蠻夷也且越人故數反覆非一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中國兵革無時得息也間歲以來不登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轝輪而踰嶺拖舟而入水行數千里夾以深林叢竹又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則生吐泄霍亂之病曾未接兵死傷者必衆

多或以越人衆兵強能作難邊地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隔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絶内外也其入中國必先下嶺水嶺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大船運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由餘干界内積糧食而入山伐材治船邊地守候誠使謹防越人有伐材輙收捕之焚其積聚雖百越無奈邊城何也臣聞越卒不下數十萬人所以入者五倍乃足挽車奉餉不在其中且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鬬

便於用舟中國之人不知其地勢不能服其水土雖有
强兵百不當一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臣聞閩越王弟甲
殺其王甲以誅死其民衆未有所屬陛下若欲納之中
國遣重臣臨問存卹施德垂賞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
德若無用之則繼其絶世存其亡國建其侯王此必委
質為藩臣矣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不
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天下歸服今以兵深入
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兎逃竄深

入阻險背而去之則復羣聚留而守之卒勞糧之丁壯從軍老弱饋餉男子不耕婦人不織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萬民苦於兵事逃亡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秦時嘗使尉佗屠睢擊南越又使監禄鑿渠通道越逃入山林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彌久士卒勞倦越人乃出擊之秦師大敗乃發兵戍當此之時内外騷動百姓疲弊行者不還往者莫返天下之人皆不聊生逃竄相聚羣爲盜賊是故山東之難興矣兵

者凶器也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姦邪從此始矣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以盛德之天子伐小蠻夷而猶三年言用兵之難也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租稅之入足以供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扆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莫不嚮應使元元之民皆安土樂業則澤被萬世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若太山而四維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煩汗馬之勞

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是時兵已出未逾五嶺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罷兵上嘉淮南王之意美將帥之功乃遣嚴助喻淮南王之意且諷切南越南越頓首遣太子隨助入侍是時嚴助薦邑子朱買臣為太中大夫買臣因說東越王故居泉山一夫守險千夫不能

上令更徙南五百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至泉山陳舟列騎席卷南行必破滅也上即拜買臣會稽太守

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今還故鄉富貴

於子如何買臣頓首謝上既到郡與横海將軍韓說等俱擊東越大破有功初買臣家貧好讀書樵薪自給吟詠且行時人謂之癡其妻耻之而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貴今四十八矣待我富貴當報汝勤苦其妻恚曰嘻公終餓死耳何以報我遂改嫁其後買臣嘗負薪於墓間故妻與其夫俱上冢以爲得志見買臣飢寒呼飲食之後數歳爲會稽太守故妻與其後夫治道甚窮之買臣命後車載其夫婦置後園中給衣食經數月妻自

縊死東海太守汲黯為主爵都尉黯字長孺東郡人也好直諫上曰吾欲興政治法堯舜何如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如何欲效堯舜之治乎上大怒變色而罷朝羣臣共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旨順意陷主於不義乎自丞相宴見上或時不冠至見黯必冠上嘗在武帳不冠望見黯奏事避入幃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初南越人相攻黯為中謁者使越不至而報上曰越人相攻其常俗也不足勞天子之

使者河内失火燒千餘家使黯視之還曰人家屋相比火相連不足為怪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上嘗問嚴助曰汲黯何如人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御史大夫嚴青翟免大司農韓安國為御史大夫

前漢紀卷十



詳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舉人臣董凝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紀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前漢紀卷十一

漢　荀悅　撰

孝武皇帝紀二

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貢孝廉各一人董仲舒始開其議仲舒廣川人也初景帝時為博士下帷讀書弟子以次傳授其業或莫見面蓋三年不闚其園其精專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尊師之後應賢良舉上策曰夫守文之君當塗之士皆欲明先王之道以戴翼世

主者甚衆然猶不能豈所操持失其統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歟必推之於大中而後息歟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明其理今欲風流而令行輕刑而姦改何修而臻於此其明以喻朕意靡有所隱仲舒對曰臣謹按春秋以觀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降怪異以驚恐之尚不知變而後傷敗乃至自非大無道之世天欲

盡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矣勉強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矣詩云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皆勉強之謂也昔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而幽厲不由道也宣王修文武之業周道粲然復至矣非天降命不可復反也所操持悖謬失其統也臣聞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此受命自然之符也天下同心歸之若子歸父母亦是受命之符也夫天瑞應精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有火復於王屋流爲

赤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及末代衰微廢德義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戾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縁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純粹又治亂之所生故不能齊一也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陶者之所為綏之斯安動之斯來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

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下以正已所爲也然則王者所爲必則於天道天道之大者在於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德不失而歲功成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而欲德化之被四表固難成也春秋謂一爲元一者萬物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本也謂一爲元者示太始而欲正其本也故爲人君者正其本心以正朝廷朝廷正以正萬民萬民正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皆正

也則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物植福祥畢至而王道成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傷不能致此物而身卑賤不能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然而天地未一應瑞者凡以教化之不立而萬民不正故也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非教化隄防之不能禁也聖人之繼亂世掃除其迹而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夫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戾至今未滅琴瑟不調甚者必解

而更張之為政而不行之甚者必變而更化之漢承暴秦之後宜變其迹乃可善治三代相救夏尚忠商尚敬周尚文今漢宜少損周之文用夏之忠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所祖不同者救病扶衰所遭之變然也又曰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不謂積日累久也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宰相是以有司竭其務治其業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賢不肖不得其真宜勿以日月為功試以

賢能為實使郡國各擇吏民之賢者歲貢一人以給宿衛所責得賢者有賞不肖者行罰如此率天下賢能可得而官也又曰積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消膏人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識之天之所分與與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者大不得取其小也古之食禄者不食於民力是與天意同也昔公儀休相魯去織婦拔園葵曰臣也已食禄矣又奪園夫妻女工

之利乎夫遑遑求財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遑遑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言處君子之位者不可以庶人行也又曰春秋大一統一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師師異道人人異論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非孔氏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仲舒對策擢為江都相

時易王甚驕而好勇問仲舒曰越王與大夫種后庸范蠡謀伐吳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焉寡人亦以越有三仁仲舒對曰昔魯君伐齊問栁下惠曰吾伐齊何如對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者不問仁人此問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況設詐而伐吳乎由是言之越曾無一仁矣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故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王曰善哉及其去位居家絕

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所著凡百三十篇而說春秋事復數十篇朝廷有大議使者就其家而問之國家大議多仲舒發之春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驍騎將軍李廣屯雲中車騎將軍程不識屯鴈門以備匈奴六月罷廣隴西人也為將得士衆心無部曲行陣善就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少文書而程不識正行伍部曲營陣擊刁斗自衛吏治軍簿至明士卒不得自便而俱為名將夏四月赦天下復七國宗室削

絕屬籍五月詔舉賢良秋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蝕之是歲天星盡動搖上問候星者對曰星搖民將勞也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始詔公卿議伐匈奴匈奴者其先夏后氏之苗裔其在于古曰淳維匈奴始祖名葷粥氏山戎獫狁是也始祖居於北邊隨水草畜牧而轉徙居無城郭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法以言語為約束其俗寛則射獵急則習戰長兵則弓矢短兵則矛鋋見利則進不利則退食肉衣皮壯者食肥美老

者飲食其餘父死則妻其母弟兄死皆娶其妻其俗有名不諱無文字自商周已來世為中國患至匈奴姓攣鞮氏國人稱之曰撐黎孤塗若單于匈奴謂天為撐黎謂子為孤塗若言天子也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軍左右大當戶凡二十四長其大臣皆世官職左賢王將居東方上谷之東北接穢貊朝鮮右賢王將居西方治上郡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郡雲中歲正月諸王長少會單于

庭五月大會龍庭而祭其先祖天地鬼神秋大會蹛林校閱人畜其法拔刃尺者死盜者沒入其家財單于朝拜日夕拜月其座長左而北面日尚戊巳其送死有棺槨衣衾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人舉事常隨月月盛壯則進兵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則賜一巵酒而得所虜獲因以與之得人因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趣利秦始皇時使蒙恬將數十萬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臨河徙讁人

民以充之因山險谿峻繕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是時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頭曼太子名冒頓殺父而立是時東胡强盛使使請冒頓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柰何與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又使人請冒頓一閼氏冒頓問左右左右皆怒請擊之冒頓曰柰何與鄰國愛一女子乎復以與之東胡以冒頓為畏已愈驕匈奴閒有棄地不居者千里東胡又使求之冒頓問羣臣

羣臣或曰此棄地與之於是冒頓大怒曰此地者國之本也何與之有斬言與地者即上馬令有後出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不設備遂破滅東胡西擊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悉收秦所奪地遂入侵燕代北服渾窳屈射丁零高昆新黎之國控弦之士四十餘萬自上古已來唯冒頓爲強大高帝有平城之圍時冒頓爲書戲慢甚不敬高后怒詔羣臣議擊之樊噲曰願將十萬衆横行匈奴中中郎將季布曰噲可斬也高帝困於平城

噲爲大將軍不能以四十萬解高祖之圍而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是面謾也且夷狄多反覆得其善言不足喜得其惡言不足怒高后曰善乃遣使報單于書卑辭厚荅遺以御車二乘馬十騎單于又遣使來謝至文帝遺老上單于書封以尺一牘印曰皇帝敬問單于單于報以尺二牘封皆大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自是數侵邉及單于背約寇邉無已於是上議伐之太行王恢曰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請

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以為匈奴輕疾之兵也至如飈風去如流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將卷甲親舉深入長驅從行則迫脅横行則中絶徐行則後利疾行則粮絶難以為功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公議故高帝始結和親孝文遵其約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王恢曰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沿樂各因時宜也且言擊之者固非發兵而深入也將順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選驍騎羽林壯士陰為之備吾勢已定或營

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當其後單于必可擒也上從恢議夏六月護國將軍韓安國驍騎將軍李廣輕車將軍公孫賀屯騎將軍王恢材官將軍李息襲匈奴陰使鴈門馬邑豪聶壹詐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以降則物可盡得也單于愛信之令歸為間壹乃詐斬死罪囚頭懸邑城上以示單于使者使者還單于乃將十萬騎入武川塞是時漢兵三十餘萬伏馬邑旁草中王恢李息約從代出擊輜重單于未到馬邑百餘

里鴈門尉吏行徼單于大驚而還曰吾得尉吏天也以為天王乃遠走兵追至塞不及乃罷上大怒恢首謀不出兵擊單于輜重也恢自殺時主父偃上書諫伐匈奴曰臣聞怒者逆德兵者凶器爭者末節數戰窮武未有不悔者也始皇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烏竄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絶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可以耕而食也得其人不可役而畜也勝必殺之非仁德也疲弊中國

甘心匈奴非完計也始皇不聽出兵攻胡却地千里皆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戍河北飛芻輓粟以逺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天下所以叛也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偃凡上十事其一事諫伐匈奴九事為律令燕人徐樂上書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秦之末世天下大壊是謂土崩吳楚七國之時是謂瓦解今關東比年穀不登民多困窮不安其處故易動易

動者土崩之勢也故明主之要其在於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臨淄人嚴安上書曰今天下奢侈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夫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逐利無已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富貧不相踰以和其心心和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秦北構禍於胡南掛怨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野樹死者相望故絶世滅祀窮兵

之禍也周失之弱秦失之强不變之患也此三人同日上書上皆召見謂之曰公等家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郎中而偃一歲四遷至太中大夫上自即位好士既舉賢良赴闕上書自衛者甚衆其上第者見尊寵下者賜帛罷若嚴助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忌等皆以材能並在左右每大臣奏事上令助等辯論之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秋九月令民大酺五日

三年春河水徙自頓丘東南入于渤海夏五月封高帝功臣後五人並為列侯河決濮陽汎十六郡發卒十萬救河決起龍淵宮

四年冬十有二月魏其侯竇嬰棄市初嬰之貴重也田蚡常奉事之及嬰廢而蚡甚用事蚡從嬰請田嬰弗與曰老僕雖棄寧可以勢奪乎故太僕潁川灌夫與嬰善亦怒蚡蚡聞之曰蚡事魏其侯無所不可而愛數頃田且灌夫何預也灌夫家在潁川橫甚蚡乃請案灌夫家

事灌夫亦持蚡陰事賔客和之俱止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當賀嬰過要灌夫欲與夫俱行夫不欲往嬰曰事已和矣固請與行夫行酒至蚡蚡曰不得持滿夫怒蚡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釋之次至汝陰侯灌賢程不識方相與耳語未得持酒夫乃發怒罵賢及程不識蚡謂夫曰程李俱為東西衛尉今衆辱程將軍獨不為李將軍地乎李將軍者李廣也夫素所敬也夫曰今日斬頭穿胷何知程李乎座稍稍罷出蚡令

騎留夫或按夫頭令謝夫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召御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按其前事遣吏分捕灌夫支屬皆棄市竇嬰欲救灌夫其夫人止之嬰曰終不令灌仲孺死嬰獨生乃還其家竊出上書召見具言灌夫事不足誅上欲赦之蚡固爭之上令兩廷尉辨其事御史大夫韓安國兩順之主爵都尉汲黯是竇嬰内史鄭當時亦是竇嬰而復不堅其辭餘莫敢對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侯武安侯之短長

今日廷論乃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太后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兄弟令我百歲後皆為魚肉乎上使御史簿責嬰劾繫都司空嬰令兄子上書幸復召見初景帝時嬰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輙以便宜上書案尚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在嬰家丞相乃奏劾嬰矯先帝令遂棄市而灌氏族矣春三月丞相田蚡薨蚡疾一身盡痛若有人擊之者呼曰服罪服罪上使見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之蚡初折

節好士以采名譽每奏事語移日所言輒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其用事如此後甚驕恣嘗請考工地欲以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蚡治宅舍諸甲第田園極膏腴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室婦女以百數珍物玩好狗馬不可勝數淮南王安來朝蚡以太尉迎安霸上謂安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帝孫如一旦晏駕非大王當立誰哉淮南王大喜多厚贈蚡至灌夫事上不直蚡以太后故屈及後聞淮

南王事上曰若武安侯在族之矣初魏其侯用事賔客甚盛後廢棄客皆移於武安侯唯灌夫獨不去初灌夫父張孟為頴陰侯灌嬰舍人得幸嬰進之至二千石故冒灌氏姓吳楚反時孟以校尉戰死時夫從軍不肯隨歸願取吳王頭若將軍以報父讎於是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進獨兩人及騎奴十餘人馳入吳軍之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復得前還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處幾至於死創

少瘳復請行太尉固留之乃止由是勇義聞於天下夏四月隕霜殺草五月地震赦天下丁巳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御史大夫韓安國免秋九月中尉張歐為御史大夫以仁厚見尊重

五年春正月河間王德薨謚獻王德好學修禮樂造次必於儒者道術之士自四方至者皆得古文之書先是來朝上策問三十餘事具推道術而對文約旨明上甚重之夏發巴蜀民治南夷道南夷道君長有十數夜郎

最大其西靡漠之屬以十數靡漠最大自靡漠以北君長以十數卭都最大皆椎髻耕田有聚邑其外西自桐師以東至葉榆名為越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無常居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莋都最大自莋都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此皆巴蜀外西南夷也初楚莊王使將軍莊蹻循江畧地黔中南以西蹻至靡漠地方三百里其旁平地肥饒

數千里既克定之會秦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蹻因
以其衆王靡漠變服從其俗秦時嘗通伍人之道於此
諸國頗置長吏漢興皆棄之及太行王恢之救越也使
鄱陽令唐蒙使於南越越食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
從西北牂牁江江廣數千里出番禺城下蒙因上書
曰南越地東西皆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
沙豫章往來水道絶難竊聞夜郎精兵可數十萬若從
夜郎浮船下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可通夜郎

道為置吏上許之乃拜蒙中郎將發巴蜀兵千餘人奉幣帛見夜郎侯喻以威德為置長吏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道遠漢終不能有也故皆且聽命司馬相如亦言西南夷邛莋可置郡上悅之以相如為中郎將往喻意皆聽命後西南夷數反發兵興徭役費用甚多相如知其難通業已建之乃假巴蜀之論以諷上且以宣其使旨於百姓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絶而已今巴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二年於兹而功不

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使者之累也夫卭筰西僰之人與中國不並也其已久矣仁者不能以德來強者不能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夫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答曰蓋世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功天下晏然也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將委瑣偓促拘文牽俗循

誦習傳當世取悅而已哉將必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騖於兼并容包而勤思乎參天兩地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風流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沖幼奴虜係縲嗥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至仁德洋恩普品類羣物靡不樂其所今獨曷為遺忘已舉踵思望如枯旱之望雨

上聖之心又焉能已矣故乃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之人風德三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沬若徼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爽闇昧闇得曜光明偃甲兵於此息攻伐於彼遐邇同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凌遲繼周室之絶業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惡得已乎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

而揚雅頌上咸五帝下登三王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
音夫鵾鵬已翔於寥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豈不哀哉
是時又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秋七月大風拔木乙巳
皇后陳氏廢皇后堂邑侯陳午女也午即嬰孫也嬰封
堂邑侯午尚長公主嫖上為太子時長公主有力焉故
太后取公主女配太子及為皇后驕恣擅寵十餘年
無子又挾婦人媚道故廢時長公主寡居五十餘矣有
董偃者年十三隨其母賣珠於主家主見其姣好因留

第中出則執轡入則侍內使散財交士令府中曰董君
所散一日金滿百斤帛滿千匹乃白之其後主稱疾疾
瘳請上臨之欲因是以見董偃上曰願謁主人公公主
脫簪珥徒跣頓首謝因引偃偃著綠幘碧韝伏殿下上
為之起寵遇之自是董偃貴寵聞於天下後上為主置
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君侍郎東方朔避戟而前曰董
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
敗男女之禮以傷王制其罪二也偃不遵經學以奢侈

狗馬干上之欲始為淫首其罪三也上默然良久曰吾業以設酒後而改之朔曰不可夫宣室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正不得入也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簒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誅而魯國全管蔡戮而周室安上曰善更置酒北宮引納董君賜朔金三十斤自偃之後諸公主行多僭恣者矣上妹之子尚上女夷安公主驕放犯罪死左右為之請上流涕曰廢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郊廟乎乃哀不能自勝朔進曰臣聞樂太甚則陽

溢悲太甚則陰損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阿親戚陛下行之天下幸甚臣昧死再拜上千萬壽上嘗問朔曰吾欲化天下豈有道乎朔對曰孝文帝自衣弋綈足履革舃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昭然大化今陛下崇苑囿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千門萬戶木土衣綈繡犬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釆奇怪撞千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欲民不奢

佚事之難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焚之於四達之衢却走馬之街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可與比而治也朔又上書自訟獨不得大官因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專用商鞅韓非之語文旨放蕩頗復以詼諧終不見用八月螟蟲徵賢良文學上策之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風雨時父不哭子兄不哭弟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今何修而臻此乎仁義禮智四者之宜安所施設天人之符廢

興何如菑川人公孫弘對曰臣聞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而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明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悦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功則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養民者禁之則不爭治之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也罰不違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慢

故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相從聲比則相應人主和德於上則萬類和洽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也故曰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山不童澤不涸嘉禾興朱草生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遠方民物莫不蒙化此和之極也臣聞之致利除害愛憎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

生之柄通壅塞之路謂之權審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智術凡此四者治之大用也得其要術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昏於上官亂於下故天無私親順之則和起逆之則害生此天人之符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上擢弘對為第一名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又上疏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邪吏行弊政用

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治此政之所以失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朞年而變二年而化五年而定唯下之所志上以書荅焉問弘稱周公之治弘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對曰臣愚淺薄無敢比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所以然也夫虎豹牛馬禽獸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朞年而變臣弘常竊遲之上嘉異其言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裴　謙
謄錄監生臣金士虔